

世界文學全集 92

十日談

薄伽丘 著 鍾斯 譯



世界文學全集



十日談

薄伽丘 著
鍾斯 譯

—— 遠景精選版 ——

十日談

世界文學全集 R ⑨②

著者	薄	伽	丘
譯者	鍾		斯
發行人	沈	登	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	司
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		
	郵撥：1 0 2 2 2 1	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	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-2號		
	電話：7 1 1—7 8 7 1		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		
	電話：7 5 2—5 5 9 4		
新加坡	南洋商報		
總代理	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		
印刷所	其宗印刷廠		
	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228巷1弄3號		
定價	新台幣300元	港幣50元	
初版	中華民國71年4月	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• 遠景 •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爲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爲遼闊的遠景。

——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

原序

對不幸的人寄予同情①，是一種德行。誰都應該具有這種德行——尤其是那些曾經渴求同情、並且體味到同情的可貴的人。如果有誰承受過他人的同情，得到了慰安，因而體味到這份情意的可貴，那麼我確實算得上一個。從青春年少、直到眼前，我始終熱烈地愛着一個人；說起來，她是那麼高貴，以我的寒微，怕真有些配不上她。明達的先生們聽到我這段戀愛，倒是很看重我、誇獎我②，可不知道我為這段戀愛忍受了多少折磨啊。並非因為我的情人心腸太硬，使我難過；而是因為我痴心妄想，在胸中燃燒着一股難於抑制的慾火。這分明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美滿的事，因此，我時常只落得徒然的苦惱而已。

① 友情和愛情；在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作品裏，常是同一個字，這裏的「同情」也是專指男女之間的憐惜和柔愛。

② 請參閱第一天故事第五：「一個有見地的男人總是追求身份比自己高的女人……」

在我爲着愛情而受苦受難的時期，幸虧有一個朋友常用好話來勸慰我，要不是他，只怕我不會活在這世界上了。不過天主是萬能的，他以亘古不變的法則，使人間萬事萬物到頭來都有一個歸宿。我愛我的意中人，雖說愛得比任何人都熱烈，不論自己怎樣抑制、旁人怎樣規勸，將來蒙耻受辱，身敗名裂，在所難免，都不能挫折或動搖我這份愛情；可是這份愛情却終於給流水般的時光沖淡了，到現在我的靈魂裏只剩下歡樂的追念——這是愛情賜給那些未在愛河裏滅頂的人的禮物。我這場戀愛，當初叫我遭受許多痛苦，現在痛苦解脫了，只剩下歡樂的回憶。

儘管我不再感到痛苦，可是我並沒忘了那些爲愛我而替我難過、給我安慰幫助的人。我將終生感念他們的盛情，至死不忘。在許多美德中，我認爲「感激」是最值得稱道的；反過來說，忘恩負義便是頂卑鄙的行爲。爲了表明自己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的人，我趁眼前可說是擺脫束縛、一無牽掛的時候，決定憑自己一點淺薄的才學，寫下一些東西，給幫助過我的人讀着消遣，聊作報答。如果以他們的知情達理、或是情場得意，這本書竟成爲多餘的，那麼至少對另外一些人還有用處。

雖說像這樣一本書是不見得會給予不幸的人們多大鼓舞，或者不如說，多大安慰的；不過我覺得還是應該把這本書貢獻給最需要的人，因爲這對他們更有幫助，更可寶貴。那麼有誰能够否認，把這本書——這份微薄的安慰，獻給一位相思纏綿的小姐比獻給一個男子來得更合適？

女人家因爲膽怯、害羞，只好把愛情的火焰包藏在自己的柔弱的心房裏，這一股力量（過來人都知道）比公開的愛情還要猛烈得多。再說，她們得服從父母、兄長、丈夫的意志，聽他們的

話、受他們的管教。她們整天守在閨房的小天地內，昏悶無聊，彷彿有所期望而又無可奈何，情思撩亂，總是鬱鬱寡歡。

要是她們因為苦於相思，弄得愁眉不展，那麼除非有什麼新鮮的排遣，這愁是消不了的。再說，婦女還不及男子有忍耐力。男子戀愛起來，決不會有這等事，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。就是他果真發愁、心裏昏悶，也自有許多消遣解脫的辦法。只要他高興出去走走，可以讓他看看聽聽的東西多的是；他可以去打鳥、打獵、騎馬，也可以去賭博或是經商。有了這種種消遣，一個男子至少可以暫時擺脫了、或者減輕了他心裏的愁苦。他到頭來不是在這裏就是在那裏得到了安慰，逐漸忘却了痛苦。對於像柔弱的婦女那樣迫切需要安慰的人，命運却偏是顯得特別吝嗇。爲了彌補這份缺憾，我才打算寫這一部書，給懷着相思的少女少婦一點安慰和幫助——爲的是，針線、捲線杆和紡車並不能滿足天下一切的婦女❶。這本書裏講了一百個故事——或者是講了一百個「寓言」，一百篇「醒世小說」，一百段「野史」，你們怎麼說都成。這些故事都是在最近瘟疫盛行的一段時間中，由七位小姐、三位青年分十天講述的。故事以外還有幾位小姐唱着消遣的許多歌曲。

在這些故事中，我們可以讀到情人們的許多悲歡離合的遭遇，以及古往今來的一些離奇曲折的事跡。淑女們讀着這些動人的故事，說不定會得到一些樂趣，同時還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啓發

❶ 這句話照英譯本直譯，應是：「對於其他的婦女，有了針線、捲線杆和紡車也就够了。」其他的婦女，指不曾懷着相思的婦女而言。

，因為從這些故事中她們可以認識到什麼事情應當避免，什麼事情可以嘗試。這麼說，這本書就不會不替她們多少解除了一些愁悶。

要是真能做到這一步，（但願天主允許吧！）那麼讓她們感謝戀愛之神吧，是他把我從愛的束縛中釋放出來，給了我力量，為她們的歡樂而寫作。

「十日談」（一稱「笈略托公子」）由此開始，共收故事一百篇，由七位小姐三個青年分十天講完。

第一天

「十日談」的第一天由此開始。作者首先對十個男女集合的緣由作了說明。以下便是他們在潘比妮亞領導下，各自隨意所說的故事。

溫雅的女士們，我深知你們天生都是富於同情心的，讀着這本書，免不了要認為故事的開端是太悲慘愁苦了，叫人們不禁慘然想起不久前發生的那一場可怕的瘟疫，這對於身歷其境、或是耳聞其事的人，都是一件很不好受的事。不過請別以為讀着這本書，又要害你們嘆息、掉淚，就此嚇得不敢再讀下去了。本書的開端雖然淒涼，却好比一座險峻的高山，擋着一片美麗的平原，翻過前面的高山，就來到那賞心悅目的境界；攀援的艱苦就換來了加倍的歡樂。樂極固然生悲，悲苦到了盡頭，也會湧起了意想不到的快樂。所以這只不過是暫時的淒涼——我說是暫時的，因為也不過佔了寥寥幾頁篇幅罷了；接着而來的就是一片歡樂，像方才預告的那樣——要不是這樣聲明在先，只怕你們就猜想不到苦盡還有甘來呢。說真話，我真不願意累你們走這條崎嶇小道，可是此外又沒有旁的路可通，因為不回顧一下悲慘的過去，我没法交代清楚你們將要讀到的那許多故事，是在怎樣的一種情景下產生的；所以只好在書裏寫下這樣一個開頭。

在我主降生後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，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麗的城市——就是那繁華的佛羅倫斯，發生了一場可怖的瘟疫。這場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體的影響，還是威嚴的天主降於作惡多端的人類的懲罰，最初發生在東方，不到幾年工夫，死去的人已不計其數；而且眼看這瘟疫不斷地

一處處蔓延開來，後來竟不幸傳播到了西方。大家都束手無策，一點防止的辦法也拿不出來。城裏各處污穢的地方都派人掃除過了，禁止病人進城的命令已經發布了，保護康健的種種措施也執行了；此外，虔誠的人們有時成羣結隊、有時零星個別地向天主一再作過祈禱了；可是到了那年的初春，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終於出現了，災難的情況立刻嚴重起來。

這裏的瘟疫，不像東方的瘟疫那樣，病人鼻孔裏一出血，就必死無疑，却另有一種徵兆。染病的男女，最初在鼠蹊間或是在胳膊窩下隆然腫起一個瘤來，到後來愈長愈大，就有一個小小的蘋果、或是一個雞蛋那樣大小。一般人管這瘤叫「疫瘤」，不消多少時候，這死兆般的「疫瘤」就由那兩個部分蔓延到人體各部分。這以後，病症又變了，病人的臂部、腿部，以至身體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現了黑斑或是紫斑，有時候是稀稀疏疏的幾大塊，有時候又細又密；不過反正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樣，是死亡的預兆。

任你怎樣請醫服藥，這病總是沒救的。也許這根本是一種不治之症，也許是由於醫師學識淺薄，找不出真正的病源，因而也就拿不出適當的治療方法來——當時許許多多對於醫道一無所知的男女，也居然像受過訓練的醫師一樣，行起醫來了。總而言之，凡是得了這種病、僥倖治癒的人，真是極少極少，大多數病人都在出現「疫瘤」的三天以內就送了命。而且多半人都沒有什麼發燒或是其他的症狀。

這瘟疫太可怕了，康健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觸，就染上了病，那情形彷彿乾柴靠近烈火那樣容易燃燒起來。不，情況還要嚴重呢，不要說走近病人，跟病人談話，會招來致命的病症，甚至

只要接觸到病人穿過的衣服，摸過的東西，也立即會染上了病。

駭人聽聞的事還有呢。要不是我，還有許多人眼見目睹，那麼，這種種事情即使是我從最可靠的人那兒聽來的，我也不敢信以爲真，別說是把它記錄下來了。這一場瘟疫的傳染力已厲害到那麼一個程度，不僅是人與人之間會傳染，就連人類以外的牲畜，只要一接觸到病人、或是死者的東西，就染上了病，過不了多少時候，就死了，這種情形也是屢見不鮮。有一天，我親眼看到有這麼一回事：大路上扔着一堆破爛的衣服，分明是一個染病而死的窮人的遺物；這時候來了兩頭豬，大家知道，豬總是喜歡用鼻子去拱東西的，也是合該它們倒楣，用鼻子把那衣服翻了過來，咬在嘴裏，亂嚼亂揮一陣；隔不了一會，這兩頭豬就不住地打起滾來，再過了一會兒，就像吃了毒藥似的，倒在那堆衣服上死了。

活着的人們，每天看到這一類或大或小的慘事，心裏就充滿着恐怖和種種怪念頭；到後來，幾乎無論哪一個人都採取了冷酷無情的手段：凡是病人和病人用過的東西，一概避不接觸，他們以爲這樣一來，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。

有些人以爲只要清心寡欲，過着有節制的生活，就能逃過這一場瘟疫。於是他們各自結了幾個伴兒，揀些沒有病人的潔淨的宅子住下，完全和外界隔絕起來。他們吃着最精緻的食品，喝着最美的酒，但總是盡力節制，絕不肯有一點兒過量。對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們完全不聞不問，只是借音樂和其他的玩意兒來消磨時光。

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，以爲唯有縱情歡樂、豪飲狂歌，盡量滿足自己的一切欲望，什麼

都一笑置之，才是對付瘟疫的有效辦法。他們果真照着他們所說的話實行起來，往往日以繼夜地盡情縱飲，從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，甚至一時興來，任意闖進人家屋裏，爲所欲爲，也沒有人來阻攔他們，因爲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，哪兒還顧得到什麼財產不財產呢。所以大多數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財產，哪一個過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樣地闖進去，只當是自己的家一般佔用着。可是，儘管他們這樣橫衝直撞，對於病人還是避之唯恐不及。

浩劫當前，這城裏的法紀和聖規幾乎全都蕩然無存了；因爲神父和執法的官員，也不能例外，都死的死了，病的病了，要不就是連一個手底下人也沒有，無從執行他們的職務了；因此，簡直每個人都可以爲所欲爲。

還有好多人又採取了一種折衷的態度。他們既不像第一種人那樣嚴格節制着自己的飲食，也不像第二種人那樣大吃大喝、放蕩不羈。他們雖然也滿足自己的欲望，但是適可而止；他們並沒有閉戶不出，也到外面去走走，只不過手裏總要拿些什麼鮮花香草，或是香料之類，不時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，清一清神，認爲要這樣才能消除那充滿在空氣裏的病人、藥物和屍體的氣味。

有些人爲了自身的安全，竟抱着一種更殘忍的見解。他們說，要對抗瘟疫，只有一個辦法——唯一的好辦法，那就是躲開瘟疫。有了這種想法的男男女女，就只關心他們自己，其餘的一概不管。他們背離自己的城市，丟下了自己的家，自己的親人和財產，逃到別的地方去——至少也逃到佛羅倫斯的郊外去，彷彿是天主鑒於人類爲非作歹，一怒之下，降下懲罰，這懲罰却只落在那些留居城裏的人的頭上，只要一走出城，就逃出了這場災難似的。或者說，他們以爲留住在

城裏的人們末日已到，不久就要全數滅亡了。

這些人的見解各有不同，却並沒個個都死，也並沒全都逃出了這場浩劫。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樣的人在自身健康時，首先立下榜樣，教人別去理會那病人，後來自己病倒了，也遭受人們的遺棄，沒人看顧，就這樣斷了氣。

真的，到後來大家你迴避我，我迴避你；街坊鄰舍，誰都不管誰的事；親戚朋友幾乎斷絕了往來，即使難得說句話，也離得遠遠的。這還不算，這場瘟疫使得人心惶惶，竟至於哥哥捨棄弟弟，叔伯捨棄侄兒，姊妹捨棄兄弟，甚至妻子捨棄丈夫都是常有的事。最傷心、最教人難以置信的，是連父母都不肯看顧自己的子女，好像這子女並非他們自己生下來似的。

因此許許多多病倒的男女都沒人看顧，偶然也有幾個朋友，出於慈悲心，來給他們一些安慰，不過這是極少數的；偶然也有些僕人貪圖高額の工資，肯來服侍病人，但也很少很少，而且多半是些粗魯無知的男女，並不懂得看護，只會替病人傳遞茶水等物，此外就只會眼看著病人死亡了。這些侍候病人的僕人，多半因此喪失了生命，枉自賺了那麼些錢！

就因為一旦染了病，再也得不到鄰舍親友的看顧，僕人又這樣難雇，就發生了一種聞所未聞的風氣。不管她本來怎麼如花似玉，怎麼尊貴，一旦病倒了，她就再也不計較雇用一個男子做僕人，也再不問他年老年少，都毫不在乎地解開衣裙，把什麼地方都在他面前裸露出來，只當他是一個女僕。她們這樣做也是迫於病情，無可奈何；後來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的，品性就變得不那麼端莊，這也許是一個原因吧。

有許多病人，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調理，本來可以得救的，也都因而死了。瘟疫的來勢既然這樣兇猛，病人又那樣缺乏看護，所以城裏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，那情景聽着都叫人目瞪口呆，別說是當場看到了。至於那些幸而活着的人，迫於這樣的情勢，把許多古老的習俗都給改變過來了。

照向來的風俗說來（現在也還可以看到），人死了，親友鄰居家的女眷都得聚集在喪事人家，向死者的家屬弔唁；而男子們就和鄰居以及別處來的市民齊集在門口。隨後神父來到，人數或多或少，要看那家的排場而定。棺材由死者的朋友抬着，大家點了一支蠟燭，拿在手裏，還唱着輓歌，一路非常熱鬧，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。但是由於瘟疫越來越猖獗，這習俗就是沒有完全廢除，也差不多近於廢除了；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新的風氣。病人死了，不但沒有女人們圍繞着啜泣，往往就連斷氣的一刹那都沒有一個人在場。真是難得有幾個死者能賺到他親屬的哀傷和熱淚；親友們才不來哀悼呢——他們正在及時行樂，在歡宴，在互相戲謔呢。女人本是富於同情心的，可是現在爲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，竟不惜違背了她們的本性，跟着這種風氣走。

再說，人死了很少會有十個八個鄰居來送葬；而來送葬的決不是什麼有名望有地位的市民，却是些下三濫——他們自稱是掘墓者；其實他們幹這行當，完全是爲了金錢，所以總是一抬起了屍架，匆匆忙忙就走，並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，而往往送到最近的教堂就算完事。在他們前面走着五六個僧侶，手裏有時還拿着幾支蠟燭，有時一支都不拿。只要看到是空的墓穴，他們就叫掘墓人把死屍扔進去，再也不自找麻煩，鄭重其事地替死者舉行什麼落葬的儀式了。

下層階級，以至大部分的中層階級，情形就更慘了。他們因為沒有錢，也許因為存着僥倖的心理，多半留在家裏，結果病倒的每天數以千計。又因為他們缺乏適當的調理，幾乎全都死了。白天也好，黑夜也好，總是有許多人倒斃在路上。許多人死在家裏，直到屍體腐爛，發出了臭味，鄰居們才知道他已經死了。城市裏就這樣到處屍體縱橫，活着的人要是找得到腳夫，就叫腳夫幫着把屍體抬出去，放在大門口；找不到腳夫，就自己動手；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惻隱之心，而是唯恐腐爛的屍體威脅他們的生存。每天一到天亮，只見家家戶戶的門口都堆滿了屍體。這些屍體又被放上屍架，抬了出去，要是弄不到屍架，就用木板來抬。

一個屍架上常常載着兩三具屍體。夫妻倆，或者父子倆，或者兩三個兄弟合放在一個屍架上，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。人們常常可以看到兩個神父，拿着一個十字架走在前頭，腳夫們抬着三四個屍架，在後面跟。常常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：神父知道要替一個人舉行葬禮，却忽然來了六七具屍體，同時下葬，有時候甚至還不止這麼些呢。再也沒有人為死者掉淚，點起蠟燭給他送喪了；那時候死了一個人，就像現在死了一隻山羊，不算一回事。本來呢，一個有智慧的人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偶爾遭遇到幾件不如意的事，也很難學到忍耐的工夫；而現在，經過了這場空前的浩劫，顯然連最沒有教養的人，對一切事情也都處之泰然了。

每天，甚至每小時，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屍體運來，教堂的墳地再也容納不下了，尤其是有些人家，按照習俗，要求葬在祖塋裏面，情形更加嚴重。等墳地全葬滿了，只好在周圍掘一些又長又闊的深坑，把後來的屍體幾百個幾百個葬下去。就像堆積在船艙裏的貨物一樣，這些屍體，